

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

小公务员之死

契诃夫
CHIHIE
YALINGZHU

[俄]契诃夫 著

汝龙 译



名家
推介

■ 小人物灰色、狭隘、压抑
的生存状况

小职员苦闷无聊生活最出
色的演绎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名家
推介 · 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

小公务员之死

[俄]契诃夫 著

汝龙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公务员之死 / (俄)契诃夫著;汝龙译.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1

(名家推介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

ISBN 7-5396-2354-3

I.小... II.①契...②汝... III.短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14122号

小公务员之死 (俄)契诃夫 著 汝龙 译

责任编辑:马晓芸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书刊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48

印 张:3 $\frac{2}{3}$

字 数:65,000

印 数:8000

版 次: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354-3

定 价:8.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名家推介]

契诃夫是一个英年早逝而才华横溢、能在小说与戏剧的创作上均取得斐然成就、能同时出色地驾驭幽默、讽刺与抒情艺术的经典作家，一个与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齐名、举世公认的俄国短篇小说巨匠。

契诃夫还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读书时，就有小说作品发表，他创作了《小公务员之死》、《胖子和瘦子》这样的力作，显示出对小人物的奴性加以艺术写生与冷峻嘲讽的不凡才力。大学毕业那年，他已经以

一本短篇小说集立足文坛,并发表了《变色龙》这样的杰作,对奴才的见风使舵、走狗的看人变脸之市侩习气做了入木三分的生动展示。二十八岁时,他写出那篇被高尔基誉为“发香的、轻快的、并且具有一种纯粹俄罗斯味的沉思和忧郁”的抒情精品《草原》,并以其第三本短篇小说集《黄昏》而问鼎俄罗斯科学院普希金文学奖;这时,契诃夫已是五本短篇小说集的作者。其后,他以《第六病室》、《套中人》等传世佳作,对知识分子心态的庸俗、文化人性灵的鄙俗作了精彩绝伦的写照。

与同时代的名作家相比,契诃夫更像是一位全身心沉潜于文学园地辛勤耕耘的“纯粹的”作家。但“纯粹的”契诃夫又是十分丰富的。他以其或诙谐或忧伤或婉约或凝重的叙事,以其对典型性格的刻画,对象征情境的塑造,对荒诞场景的聚焦,来揭示针砭平凡的灰色生活中的可恶可怖可鄙;他擅长在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场

景中捕捉呈现人生的戏剧性与悲剧性,使其故事意蕴丰厚、耐人回味;他的小说情节淡化、细节精巧、文体简朴、文字洗练。列夫·托尔斯泰认为,契诃夫在对“言简意赅”的追求上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小说家契诃夫正是以其纯粹而又丰富、简约而又深邃、质朴而又精湛的叙事艺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

《小公务员之死》写的是一个小官吏在剧院里的一个小“不慎”而引发的大“不幸”——小文官打喷嚏时“不慎”将唾沫溅到了坐在前排的将军级文官身上。小文官惟恐大官人会将此举视为自己的粗野冒犯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道歉,弄得那位大官人由哭笑不得到真的大发雷霆;而执着地申诉自己毫无冒犯之心实属清白无过的小文官,在遭遇大官人的不耐烦与呵斥后竟一命呜呼。一个人竟丧命于自己的喷嚏?其实,这小文官乃丧命于他自己对达官贵人的恐惧。他一心想以道歉申诉去排遣内心



恐惧,尽管那大官是“别的部门的”,小文官还是因为大官人“一句中肯的话也没说”而丧魂失魄、惶恐不安。小文官何以那么看重大官人对自己的印象,那么看重大官人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甚至脸色与眼神?说穿了,还不是出自惟上是从惟官是尊的官场奴性?!这一个小文官之死,似乎死于自己的一个喷嚏,实则死于小文官们骨子里共通的对大官人的莫大恐惧,死于小文官们自身无以复加的奴性。这一看似荒诞不经让人发笑的场景,实则叙写了小官吏们多么可怜可悲又可鄙的真实人生!

《万卡》是对一个小学徒的圣诞节之夜的写生。九岁的孤儿万卡,不但无缘分享圣诞老人的祝福与节日礼物,甚至连那在乡下与祖父一起去树林中给老爷家砍圣诞树的一点欢乐也被剥夺了。他寄人篱下,在三个月的学徒生活中饱受饥饿、困倦、毒打,已经受不住这“连狗都不如”的

苦日子的煎熬。在绝望中,在莫斯科城里的一家鞋店里,在“昏暗的圣像”前,小万卡一声接一声地叹气,给远在乡下惟一的亲人写信,倾诉在城里在店里的非人遭遇,央求祖父“把自己从这儿带走”。作者将一个小学徒如泣如诉的求救之声,以在圣诞节之夜写家书的形式表现出来,十分自然:每逢佳节倍思亲;小说以小孤儿对乡下尚有祖父那“总是带笑的面容”与“愉快闪烁的星星”的追忆,来反衬其在城里在店里所遭受的虐待与“没指望的日子”,让乡下与店里两个特写镜头虚实相间,让远不可及的一丝温情的依稀闪烁更加凸现出罩住身边苦难日子的无边昏暗!而小万卡发出的求救信实际上是一封没有地址的信,也是远不可及。小万卡也只能在梦中“陶醉于甜蜜的希望”。小说结尾的这一细节,提升了作品的意趣。在我们对小万卡的命运寄予深深同情而不禁揪心之际,也许还为作者的这一生花妙笔而不禁扼腕。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写的是一桩畸形庸俗的婚姻。一个五十二岁的政府官吏娶十八岁的漂亮姑娘为妻，这在当时俄国社会算不上什么新闻。有趣的是，作者细致地刻画出这对似乎不太相称的夫妇在这桩有点畸形的婚姻中竟然双赢的过程：丈夫因为这婚姻，因为有了这年轻漂亮、会“用她的裸露的脖子去引动、用她燃烧的眼睛去挑逗——”一句话，“很会用自己的美貌去卖弄风情而引得大人入迷”的安娜，而官运亨通，如愿以偿：终于得到那枚圣安娜勋章；妻子也因为这婚姻，由穷酸的中学教员的女儿，摇身一变而成了一个“有十万存款，还有一个租给外人经营的祖传田庄，跟大人处得很好”的政府官员的太太，而出入于上流社会，“享受那热闹、灿烂、欢笑的生活，享受音乐和舞蹈”；而“老是参加野餐、远足、演戏”，“每天都在夜半以后才回家”；而获得许多崇拜者，连那出名的“风流男子和幸运的宠儿”也

情愿为她赶车拉套。安娜一下子就如此“奇妙地”生活在如鱼得水、扬眉吐气的幸福天地了！这婚姻，多么美满！这交易，多么成功！然而，一如那了无人味十足官迷的老丈夫不过是那枚“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勋章的奴隶，这位在将军眼中拥有“连大炮也要屈服的威力”的美人安娜又何尝不是那老官迷官场公关的一个道具？而这一对在交易中各得其所的幸福夫妇，难道不都是为虚荣所役却又竟然乐此不疲的可笑可怜又可悲的庸俗之流？这桩畸形的婚姻，不正可以解读为现代文明社会中相当普遍的灵魂畸变的剪影？

《第六病室》是对监狱般阴森可怖、牢笼般令人窒息的沙皇俄国社会真相的艺术曝光：在这里，“谁都有机会”被作为精神病患者而“随时被关起来”，连治病多年的资深医师也不能例外。这又是对能思考但意志软弱、有良心但却姑息罪恶的知识分子庸俗性灵的冷峻鞭挞：一心与世无争而

只求精神超脱，到头来还是被专横与暴政所织成的黑暗之网吞噬。“凡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勿以暴力抗恶”这类哲学在这里受到了有力解构。这篇小说正是以对社会真相的曝光，对庸俗性灵的鞭挞，对流行哲学的解构，而震撼人心，而促人警醒。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感染，他也“觉得可怕极了”，“在房间里待不住了”，“觉得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中国翻译界很推重这部力作，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就先行将《第六病室》译介过来。摧毁“第六病室”，根除“第六病室”——成为千千万万革命者为之前仆后继、在所不辞的人生追求。

周启超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小公务员之死·····	1
万卡·····	8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	18
第六病室 ·····	45

小公务员之死

在一个挺好的傍晚,有一个同样挺好的小公务员,名叫伊凡·德密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坐在正厅第二排,用望远镜看戏:《歌纳维勒的钟》^①。他定睛瞧着,觉得幸福极了。可是忽然间……在小说里,人常常遇见这个“可是忽然间”。作家是对的,生活里充满多少叫人惊奇的事啊!可是忽然间,他的脸皱起来,他的眼睛没有了,他的呼吸止住了……他从眼睛上摘掉望远镜,弯下腰去,于是……“啊嚏!”诸君

^① 三幕小歌剧,参看《三年集》中的《三年》。——中译者



看得明白,他打喷嚏了。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打喷嚏总归是无可责难的。乡下人固然打喷嚏,警官也一样打喷嚏,就连枢密顾问官有时也要打喷嚏。大家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一点也不慌,他拿手绢擦了擦脸,而且照有礼貌的人那样,往四下里看一看他的喷嚏究竟搅扰了别人没有。可是这一看,他却慌起来了。他看见坐在他前面正厅第一排的一位老先生正在拿手套小心地擦自己的秃顶和脖子,而且在自言自语地嘟哝着。切尔维亚科夫认出来那位老先生是卜里斯哈洛夫,在交通部任职的一位退伍的将军。

“我把唾沫星子喷在他身上了,”切尔维亚科夫想,“他不是我们的衙门的主官,不过那也还是叫人不过意。我得道个歉才对。”

切尔维亚科夫咳了一声,把整个身子向前探出去,凑着将军的耳根小声说话。

“对不起,大人,我的唾沫星子溅在您

身上了……一不小心……”

“不要紧，不要紧。”

“看在上帝的分上，原谅我，我……我不是故意要这样。”

“哦，请不必再说，坐好！让我听！”

切尔维亚科夫窘了，他傻头傻脑地微笑，又定睛看看舞台。他看啊看的，可是不再觉得幸福了。他开始给不安困住了。在休息时间，他走到卜里斯哈洛夫跟前，在他身旁走着，压下自己的羞怯，喃喃地说：

“我的唾沫星子喷在您身上了，大人，原谅我……您明白……我原本无意……”

“唉，够啦……我已经忘了，你却说个没完！”将军说，不耐烦地撇他的下嘴唇。

“他已经忘了，可是他的眼睛里有一道凶光啊，”切尔维亚科夫暗想，怀疑地瞧着将军。“而且他不愿意多话，我应当对他解说一番才对……说明我真无意……说明打喷嚏是自然的法则，要不然他就会认为我有意唾他了。现在他固然不这么想，



往后他一定会这么想！”

一回到家，切尔维亚科夫就把自己的失态告诉他妻子。他奇怪他妻子对这件不幸的事竟看得全不在意；她先是有点惊吓，可是等到明白了卜里斯哈洛夫是在别的部里任职，她就放心了。

“不过呢，你也还是去赔个不是的好，”她说，“要不然他就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中举动不得体了。”

“说的就是啊！我已经赔过不是了，可是他对我的道歉现出一种怪样儿……他没说一句近情理的话。那会儿又没有工夫好好地说一说。”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理了发，上卜里斯哈洛夫家里去解说；他一走进将军的接待室就看见很多请愿的人，将军本人夹在他们当中，正在跟他们会谈。问了好几个请愿的人以后，将军抬起眼睛来看着切尔维亚科夫。

“昨天在阿尔开嘉戏院，要是您记得

的话,大人,”切尔维亚科夫开口,“我打了个喷嚏……不小心喷了您……大……”

“胡闹……这也太不像话啦!你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将军对其次一个请愿的人说。

“他不肯多话,”切尔维亚科夫暗想,脸白了,“那意思是说他生气了……不行,不能照这样了事……我要跟他说明白才行。”

等到将军跟末一个请愿的人谈完话,转过身去正要走进自己的内室,切尔维亚科夫抢一步走到他面前,喃喃地说:

“大人!要是我斗胆麻烦大人,那只是出于一种我可以说是抱歉的感觉……那件事不是故意做出来的,要是您肯开恩相信我的话。”

将军做出愁眉苦脸,摆了摆手。

“哎呀,你简直是开我的玩笑,先生。”他说完,就走进去,关上他身后的门。

“这怎么会是开玩笑?”切尔维亚科夫